

述为师之道，说生存智慧，
讲人间温情，道兄弟情义，
表温恭谦良，谈美好的爱情，
演绎惊心动魄，回环转折的朝堂斗争！

子与2 著

大家 家的 智慧 2

新晋大神级作家子与2继《唐砖》后的又一震撼历史传奇力作

 廣東旅游出版社
GUANGDONG TRAVEL & TOURISM PRESS
悦读书·悦旅行·悦享人生

子与2
著

大家
的
智慧



2

 广东旅游出版社
GUANGDONG TRAVEL & TOURISM PRESS
悦读书·悦旅行·悦享人生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大宋的智慧. 2 / 孑与2 著. - 广州 : 广东旅游出版社, 2016. 4
ISBN 978-7-5570-0359-3

I. ①大… II. ①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57508 号

大宋的智慧 ②

DASONG DE ZHIHUI 2

◎ 出版人：刘志松 ◎ 责任编辑：何阳 梅哲坤 ◎ 责任技编：刘振华 ◎ 责任校对：李瑞苑
◎ 总策划：金城 ◎ 策划：小琪 ◎ 设计：陈启

出版发行：广东旅游出版社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 483 号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14 号楼三层

邮编：510642

邮购电话：020-87348243

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www.tourpress.cn

企划：广州漫友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深圳市精彩印联合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松白路 2026 号同康富工业园

开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18.5

字数：44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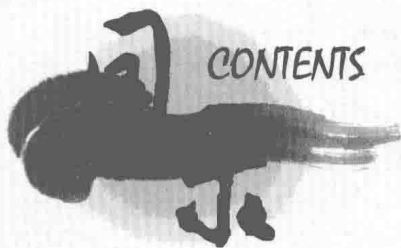
版次：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公司联系换书。联系电话：020-87608715-321



- 第一章 恶人 / 001
- 第二章 繁华人间的魅力 / 004
- 第三章 父母心 / 007
- 第四章 桃之夭夭 / 010
- 第五章 灼灼其华 / 013
- 第六章 春天到了 / 017
- 第七章 九阳伤官 / 020
- 第八章 桃花, 梵音, 肉包子 / 023
- 第九章 情为何物 / 026
- 第十章 浩二 / 029
- 第十一章 釜底抽薪 / 032
- 第十二章 世家啊 / 036
- 第十三章 受尽委屈的登徒子 / 038
- 第十四章 青狼, 情郎 / 041
- 第十五章 疑窦丛生 / 044
- 第十六章 婚事 / 047
- 第十七章 自作自受的困兽 / 050
- 第十八章 援兵 / 053
- 第十九章 五雷天心正法 / 056
- 第二十章 黑云压城城欲摧 / 059
- 第二十一章 甲光向日金鳞开 / 062
- 第二十二章 天雷地火 / 065
- 第二十三章 断鸿的猜想 / 068
- 第二十四章 女主人 / 071
- 第二十五章 攻其不备 / 074
- 第二十六章 尘埃落定 / 077
- 第二十七章 妖孽横行 / 080
- 第二十八章 苏瞻 / 083
- 第二十九章 女人的奋斗 / 086
- 第三十章 不合时宜 / 089
- 第三十一章 苏允 / 092
- 第三十二章 与苏允对饮 / 095
- 第三十三章 执拗还是执着 / 098
- 第三十四章 稻香源记 / 101
- 第三十五章 杀心 / 104
- 第三十六章 收获 / 107

- 第三十七章 我就是来享福的 / 110
- 第三十八章 简家的不传之秘 / 113
- 第三十九章 辛劳的一天 / 116
- 第四十章 好人一做就吃亏 / 119
- 第四十一章 云长生 / 122
- 第四十二章 评判好人的标准 / 125
- 第四十三章 锦江书院 / 128
- 第四十四章 小人的盛典 / 131
- 第四十五章 自省和狗洞 / 134
- 第四十六章 市井人 / 137
- 第四十七章 孺子可教 / 140
- 第四十八章 白玉图 / 143
- 第四十九章 温柔乡和疑惑 / 146
- 第五十章 王八蛋 / 149
- 第五十一章 彻底的防守 / 152
- 第五十二章 第一根绳子 / 155
- 第五十三章 这个世界的理解能力 / 158
- 第五十四章 理想现实以及桃子 / 161
- 第五十五章 郑功良 / 164
- 第五十六章 考校 / 167
- 第五十七章 实话和谎言 / 170
- 第五十八章 生活啊 / 173
- 第五十九章 世间好酒难寻觅 / 176
- 第六十章 忘忧君 / 179
- 第六十一章 卑劣或者高尚 / 182
- 第六十二章 香醉满园 / 185
- 第六十三章 干活的学问 / 188
- 第六十四章 选秀啊 / 191
- 第六十五章 天灾还是人祸 / 194
- 第六十六章 造反的征兆 / 197
- 第六十七章 最后的一根稻草 / 200
- 第六十八章 断鸿的故事 / 203
- 第六十九章 有备无患 / 206
- 第七十章 蓝蓝走了 / 209
- 第七十一章 豪言壮语带来的痛苦 / 212
- 第七十二章 自救 / 215

- 第七十三章 密函带来的商机 / 218
- 第七十四章 不做英雄 / 221
- 第七十五章 我来也 / 224
- 第七十六章 城市的秘密 / 227
- 第七十七章 人间火炉 / 229
- 第七十八章 肉食者鄙 / 232
- 第七十九章 偷鸡不成蚀把米 / 235
- 第八十章 简单的收买 / 238
- 第八十一章 狂暴的张平 / 241
- 第八十二章 生活的意义在于干活 / 244
- 第八十三章 希望 / 247
- 第八十四章 最快捷的致富方式 / 250
- 第八十五章 胡说八道 / 253
- 第八十六章 说一套，做一套 / 256

- 第八十七章 官兵来了 / 259
- 第八十八章 强盗的人性观 / 262
- 第八十九章 钟萼 / 265
- 第九十章 甲子营大胜 / 268
- 第九十一章 张平的智慧 / 272
- 第九十二章 坐地分赃 / 276
- 第九十三章 恫吓 / 279
- 第九十四章 毒计 / 282
- 第九十五章 钟萼的见闻 / 285
- 第九十六章 青山隐隐水迢迢 / 288

恶人

第一章

“我兄弟犯下过错，即使该管教，也是我出手，你动了他就不成！今天的事情，你不给我一个交代，你云家将永无宁日！”

浩哥面对云峥的燕翅弩并不畏惧，反而往前走了一步。他嘴里的话，引得周围的闲汉和花胳膊大声地叫好。

“这么说你兄弟犯的案子也只需要找你就成了？”云峥没动手，笑着问浩哥。

“都是没遮拦的好汉子，平日里总归会有些不妥，爷爷替兄弟担了又如何？”浩哥说得大义凛然。

“好一个坐地分赃的大盗，本官从豆沙县一路南下，浩哥之名真是如雷贯耳，不但元山的强盗对浩哥仗义疏财钦佩不已，就连龙门镇这样的小地方的盗贼都对浩哥敬仰之极，一条没遮拦的好汉，本就该名扬天下。”

云峥慢慢地收回燕翅弩，退回到了台阶上，免得引起浩哥的反噬。

浩哥有些迷惑，自己的名字真的能够传扬这么远？元山？那是什么地方？龙门镇？听都没有听说过。不过当他听到那些花胳膊们滔滔不绝的奉承之声，还是比较愉快的，江湖上的汉子，哪个不愿意自己的名声远播千里？更何况这还是出自一个官员之口。

“现在说好话已经晚了，你废了牛二，想要服个软就轻轻地揭过，这可不行了！浩哥的名声你也不是第一次听说了，不拿出真金白银想要消弭灾祸那是做梦！”

一个花胳膊狞笑着往云峥身前逼了过来，见云峥连连后退，明显是胆怯了，这个时候再不知道敲诈这只肥羊，这些年的街面就白混了。

“刘大巴临死都要托人带话感激浩哥的仁义，说他当年过蜀都，要是没有你们的帮忙，早就被黑脚狗擒住了，这样的一群好汉，云某佩服、佩服。既然是浩哥出面，云某认栽，需要多少金银，请给个数。”

憨牛和猴子奇怪之极，他们在元山长大，从没有听人说起过什么浩哥，刘大巴会和浩哥有牵连？这倒是不知道，不过云大很聪明，知道些他们不知道的事情也很平常。

云大笑眯眯地看着浩哥和这一群花胳膊，又抬眼瞅了一眼原本抱着胳膊看热闹的混账捕快，不过自从听说刘大巴的名字之后，这些捕快们开始蠢蠢欲动了，说别的盗贼捕快们只会付之一笑，浩哥这些年并不少了大家的孝敬，如今听到刘大巴的名字，每个捕快的眼睛里就冒光。通判大人京官都不做，之所以来到蜀都当通判，不就是为了杀父仇人刘大巴吗？

前段时间大人从豆沙关带回来了刘大巴的人头，据说在家里祭奠了三天，最后才挫骨扬灰扔进茅厕，为此蜀都的捕快都被官人骂成狗屎了，说他们尸位其上，整天浪费国帑，擒贼这种事还比不上豆沙县的乡农。

现在知道了，大家伙之所以没发现刘大巴的影子，原来有浩哥这个地头蛇在帮忙，捕快

们只要想想当初因为在限期内没有破案被按在公堂上打板子的事情，就对浩哥恨之人骨，今天总算是水落石出了，拿下浩哥，大伙就有大功一件。

浩哥的神情阴晴不定，他总能从云峥的神色里发现一丝讥诮，这里面一定有不对头的地方，等到他想起刘大巴是谁的时候，吼叫一声刚想辩驳，一条拴着活扣的细铁链子就套在了他的脖子上，不等他用手去撑，铁链子就死命地拽着他往后退，链环扣在喉结上，让他的眼前一阵阵地发黑。捕快们对铁链锁人非常有经验——一个人拖着铁链子往后跑，一个横身挡在浩哥的身前，死命地抱着浩哥的两条胳膊，不让他解开锁链。

浩哥大叫一声，双臂一振，抱着他的捕快就被他掀了一个跟头，拳打脚踢之下，居然风声霍霍，三五个捕快近不得身前。

眼看着捕快在抓捕浩哥，那些花胳膊居然转身就逃，顷刻间不见了人影，就连趴在地上的牛二，见捕快忙着抓捕浩哥，也一骨碌翻进了道路旁边的阴沟。猴子探头过去看，发现这家伙居然爬得不慢，三扭两扭地就向着污水口爬得不见人影。猴子想要去抓，又嫌弃污水沟太臭，捏着鼻子又回来了，和云大一起坐在门槛上看热闹。

浩哥确实了得，一拳就打晕了一个捕快，又一抬腿，另外一个捕快满嘴的牙就飞了出去，身子也飞出去老远的一截，趴着不动弹。

“少爷，您这么做，会不会引来报复？”老廖忧心忡忡地对云大说。

“刚才不知道，现在知道了，没人来报复，你从中间看出来点什么了吗？”云大扭头问老廖，老廖的见识不差，差的就是对人心的把握。

“恕奴才愚钝。”

“老廖啊，以后不要再说‘奴才’这两个字，我家没奴才，进了这个家都是一家人，你看浩哥的结果如何？”

“困兽犹斗，逃不掉的。”

云峥嘿嘿一笑道：“如果在刚才有人肯帮浩哥一把，哪怕是一个人，你说浩哥会不会走掉？”

老廖很肯定地说：“即使是现在，如果有人肯帮浩哥一把，他依然走得掉。”

“你看见有这样的人了吗？”云峥指指空荡荡的街道问老廖。

“没有，着实一个都没有啊。”

“那你还指望这些人会来替浩哥复仇？”

老廖失落地摇摇头，冲着云峥拱拱手就进了院子，心情似乎一点都不好。云峥瞅着老廖落寞的背影，笑了一下，迟早有一天老廖会向他说为什么一个人带着漂亮老婆走满是强盗的山路，他对此非常有信心。

浩哥的拳风霍霍，七八个捕快走马灯一般地围着他转，猛然间，有一个捕快发一声喊，手里的水火棍重重地敲在浩哥的孤拐上，浩哥的身子一侧差点摔倒，而另外一支水火棍又敲在他的另一面孤拐上。浩哥艰难地吼了一声，终于倒在了地上，七八个捕快就猛地扑上去，人山一样地将他压得不能动弹。拉着锁链的那个捕快终于找了机会，一脚踏在浩哥的腮帮子上，死命地将锁链卡紧，只留下一丝丝的空间让浩哥喘气，这个捕快这活干得非常熟练。

等浩哥全身都被铁链子缠满之后，捕快们这才松了一口气，放开粽子一样的浩哥，一个个躺在地上喘气，猴子和憨牛端来米酒，请他们每人饮上一盏，猴子小声地在为首的捕快耳

朵边上说：“我家郎君和鲁通判有大渊源，素来以师生相称，今日能捉到这个大贼，大家伙辛苦了。”

猴子说完话，就把刚才扔地上的那块银锭趁着帮捕快头目整理衣衫的工夫塞了进去，捕快只觉得胸口一沉，立刻就眉开眼笑道：“请你家郎君放心，今日算得上人赃俱获，这些贱人当街承认的，街坊们听到的也不少，大家伙的功劳都算在他身上。”

云峥走到躺在地上啞啞喘气的浩哥面前说：“刘大巴杀了我座师鲁通判的父母，我座师千里迢迢来到蜀都，如果不能抓到凶手，他老人家就没脸回京做官，刘大巴死了，却没有被明正典刑，想来我座师心中一定有遗憾，所以只好拿你顶数，这样他老人家的心里也能通达了，可以高高兴兴有颜有面地回京做官，这样一来我也就不用给座师送礼了，要不然会耗费好多银钱的。”

浩哥张着嘴极力地想要争辩，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云峥接着说：“我知道你不认识刘大巴，可是你的那些手下不一定不认识，反正你也说了，你弟兄犯的案子算在你头上就是了，现在，你还愤怒个什么劲？莫非你说话不算数？”

“我可听说江湖上的汉子一诺千金，为了兄弟可以两肋插刀，就算脑袋掉了，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世上冤死的人多了，不少你一个，更何况你还不算是冤枉，你是一个大泼皮，平日里总会干些偷鸡摸狗的事情，像你这样油光水滑的人，慢慢地等着秋后处决吧。还能活大半年，算是赚了。”

浩哥把脑袋猛地往地上撞，嘴里发出蛇一样的啞啞声——云峥再一次佩服这些捕快家传的手艺，看着浩哥被人家穿在水火棍上，就像抬死猪一样地向城里走去……

“以后不许学人家混黑社会！”云峥恶狠狠地警告猴子和憨牛。

云家的门前重新恢复了安静，地上火盆一类的东西统统都不见了，两个仆人出来清扫了一遍，洒了清水，地面就和以前一样干净。可是再也没人愿意从云家的门前走过，哪怕是绕道走，也不愿意走云家门前。

花娘疲惫地走了进来，把身子堆在云家的圈椅上就托着下巴仔细地看云峥：“几个月不见，你又变得卑鄙了许多。”

云峥哈哈一笑道：“你和老道好得就像蜜里调油，还能想起我？”

花娘没好气地挥一下手说：“那个没胆鬼，晚上我故意给他留了窗户，他都不敢进来，只敢站在房顶上说话！晦气。”

“说你的事，小公鸡，你这就算是立威了？想要在蜀都府立足，这点威风可不够！”

“没打算惹谁，我准备把脑袋缩在壳里扮乌龟。”

第二章 繁华人间的魅力

花娘今天打扮得很朴素，一身的而不带刺绣的洒金裙，头上也没有佩戴多少首饰，就一根黄灿灿的簪子，那不是金子，是黄铜的，脚下踩着一双边角已经起毛的绣花鞋，总是在云峥的眼前晃啊晃的，一个女人家把脚跷得比头都高，真不知道笑林是怎么忍受的。

云峥叹息着从怀里拿出三百贯的纸币放在桌子上，对花娘说：“我这个冤大头股东不知道能当到什么时候，这是三百贯，拿去用吧，故意穿着一双破鞋子来问我要钱，怪难为你的。”

花娘咯咯笑起来，竟然站起来从后背抱了一下云峥，然后重新坐回去贪婪地数着手里厚厚的一叠纸币，哪里还有半分的优雅可言。

“也就你认的是花娘这个名字而不是这个漂亮的皮囊，也只有从你手里拿钱让我有点不好意思。”

花娘嘴里说着不好意思，她的动作可没有半点的不好意思，数完钱就顺手塞进袖笼里，一口喝干了茶水，就要走。

“吃完饭再走吧，让那些臭男人多等片刻也无妨，你这样苦熬，别青楼起来了，你的身子也累垮了，到时候别指望我会去给你当龟公捧茶壶招呼客人。”

花娘僵了一下，笑着说：“鸡蛋面片，一大碗，我就是喜欢那个！”

云家吃饭很壮观，一张老大的桌子旁趴满了人，厨娘和丫鬟非常忙，她们要照顾的可不是主家的两个人，还有整张大桌子上的人。添汤，转菜盘子，要酱醋的，热闹之极。

至于云峥当然是要蒜瓣，吃面片子没有蒜瓣怎么吃？花娘离云峥远远的，云二也离云峥远远的，只有他一个人，一口面，一口蒜瓣，再来一口大葱，吃得畅快之极。蜀都府的红皮蒜吃起来嘎嘣脆，最有味道。

大家都忙着吃饭，一路上早就习惯这样吃饭了，至于慈牛喜欢用盆，纯属个人爱好，美女吃饭也没人多看一眼，都是在往嘴里塞东西，难道美女塞得就不同于常人？

云峥吃饱了饭，瞅瞅拼起来的桌子很不满意，吩咐刚刚吃完饭的老廖，要他赶紧做一张真正的大桌子，这样拼桌子实在是不方便，最主要的是大桌子底下一定要有横档，这样踩着横档吃饭才有力道。

花娘笑得快不成了，这也是官宦之家？从八品的承奉郎虽然是虚职，可是在蜀都府从八品的官也不会太多，恐怕一百个都没有，这样的人家都讲究诗礼传家，一行一动皆有规矩，不像云家干活一窝蜂，吃饭还是一窝蜂，主家吃什么，仆人们就吃什么，这还有没有规矩了？！

“少来，你少把青楼里那些嫖客的观念带到云家，这里的人都是干净人，吃饭就是吃饭，就是为了填饱肚子。那些满脑子诗书礼仪、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家伙和云家可比不了。”云峥

嘴里嚼着茶叶清口，对着花娘说。

“你还真是对青楼充满了怨念，其实没你想象的那么糟，就是一个唱酬的清雅地方，让事情变得有情趣一些，没你想象的那么龌龊。”花娘跺着脚解释。

“情趣？情欲吧？一面聊着诗书，一面想着对面的红阿姑今晚是不是有空，这样的人能说出什么高雅的语句来？就算是有一两首好听的词曲，也不过是钻红阿姑被窝的利器。

“欺负我没见过高雅的聚会？彭霖先生和五沟和尚的聚会我就在一旁伺候，白云缭绕间，两人高谈阔论，从三皇五帝说到今朝之事，说到激昂处弹剑作歌，说到悲伤处痛哭流涕，诵《九歌》则云卷云舒，论观音则落英缤纷，佛门禅唱与儒家妙音让我如痴如醉，这些大道岂是那些总是覬覦女子腰间之物的淫贼能比拟的？！”

花娘说不过云峥，恶狠狠地拿自己穿着破鞋子的脚踩了云峥一下就气急败坏地出了门，走到门口又转回来对云峥说：“有本事你就不要登灵犀阁的门，告诉你，我找到了一个绝世美女，叫作糖糖，人长得和蜜糖一样甜，等我调教好了，定然是蜀都府的花魁，到时候你不要求着我帮你引见！”

“哼！十三四岁的女孩子就像一颗青杏，前胸和后背都分不清楚，谁有心思去看？如果是你，在笑林不揍我的情形下，说不定我会去看，至于糖糖、盐盐、黄连之类的，本少爷一概无视。哎！你慢点走，我让猴子套车送你……”

一连三天，云家都在紧张的安置当中，老廖带着两个仆人满世界地采购。安置一个家所需要的东西非常的繁杂，这宅子里以前的瓷器、家具都不能用了。当梁家商队从豆沙县带来的家具被安置到家里，整个家都变得文雅古朴了好多。虽然这只是表象，但是伪文人也是文人，没人说不许云家以后变成书香门第，至少云二最近就非常刻苦，抱着一大本大宋国版的志怪书猛看，上面的好多字云峥都不认识。

给老族长买的好酒，给瘸子买的木工工具，给孩子们买的书本，还有好多漂亮的蜀锦，好多廉价首饰，一些新种子……这些东西都需要苍耳他们回去以后捎给寨子里的人，每个人的礼物都有，拨浪鼓云峥都买了十几个。

苍耳在忙着整理礼物的云峥跟前哼咏了好半晌才挤出一句话：“不回去了！”

“不回去了？这怎么行？老爷子还等着你回去当村长呢，是你一个不愿意回去，还是你们八个都不愿意回去？”云峥很奇怪。

“不回去！”苍耳把这句话说得斩钉截铁，总之，就是不愿意回去。

云峥思忖了好一阵子才明白他们的心思，一个在穷山沟里居住了半辈子的汉子，山外面的世界对他们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

这一路上给苍耳他们的震撼简直强烈得无以复加！无论是吃穿住行，还是居住地的繁华程度，在做了对比之后，他们觉得还是留在云大身边好，在山里打了一辈子的猎，种了一辈子的地，如果不是云大横空出世，他们依然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啊，那个小小的山寨再也容不下他们了。

“留下也行，咱家人手总是不够，不过这事情还是要问老爷子，只要他老人家同意，你们就留下，我再买些田亩，把家里的婆娘娃娃接过来，咱们就在蜀都安家，要是老爷子不同意，你们只能回去了，我不想老爷子孤零零一个人生活在豆沙村。”

苍耳点着头说：“来的时候俺爹就说了，要是这里好，就不要回去了，家里的那点地他

照顾得过来，实在是不行，他就买几个佣人帮着种地。”

都说乡民愚钝，但是他们也有自己最朴素的利害标准，云峥、云二都是自家人，让苍耳跟着绝对不会吃亏，再说了，云大的仕途刚刚起步，跟着他将来说不定也能光宗耀祖，云家没有宗族，自己过来了，苍家就是他们的宗族，只有好处没坏处。

既然苍耳他们不回去，云峥只好请镖师用驮队将这些东西运到豆沙村，同时还有一封给老爷子的信函，把这里的事情说清楚，请他老人家下决断。

家里终于安顿好了，云峥打算休息几天再去拜访彭霖先生和鲁清源。今天外面飘着雨丝，云峥坐在书房里读书，说是读书，不如说是在看那些趁着下雨，正在拿刷子刷石板路的仆人和丫鬟。每个人都很开心，老廖拿着一罐子漆正在修补那些被弄花的漆面。云三到了新家正在玩命地撒欢。只有看家蛇懒懒的，大部分时间就趴在窗户上探着头吐舌头，它好像不太喜欢新家，只去两个地方，一个是云大的卧房，还有一个就是云二和腊肉的卧房，大部分时间就趴在窗户上探着头吐舌头。

这一切跟做梦一样，不但苍耳他们觉得不真实，就是云峥自己也觉得不真实。说起来可能有些变态，云峥的真实感需要靠血腥来体会到，他很清楚这样的心态是不正常的，那种手握生杀大权的感觉让他无比地亢奋。

把手伸出窗外，雨丝落在掌心，沁凉的感觉让他心静如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

这是五沟教给云峥的，要他在恶念无法抑制之时就吟诵一遍《心经》，云峥很少做临时抱佛脚的事，所以没事干就念一遍经文，那些带着韵律的文字，似乎真的能让他安宁下来。

听见主人在诵经，仆人和丫鬟们更加卖力，这个家是他们平生待过最舒坦的地方，主人没有别的爱好，也没有欺负自家下人的习惯，唯一的怪癖就是喜欢洁净，受不得肮脏，这好办嘛，大家把屋子弄得干净些就是了。

云三忽然汪汪汪地叫了起来，老廖走到大门口一看，不由得皱起了眉头，一个瞎眼的老妇在一个衣衫破烂的小姑娘的搀扶下，颤巍巍地站在门口，老妇紧紧地护着小姑娘，担心她被云家的恶犬咬伤。

老廖掏出一把铜子递了过去说：“老人家，这里有一点钱，您拿上，不远的地方就有吃饭的地方，春寒料峭的，吃一碗汤面暖暖身子。刚才叫的是一只小狗，不咬人。”

老妇人没有接钱，而是带着小姑娘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哭泣着说：“老妇人不要钱，老妇人只求官人赏给老妇人三条性命！”

老廖疑惑地说：“您是不是走错门了？云家刚刚搬过来，除了前几日有泼皮上门骚扰，被官府拿走了，云家从未和人起过争执，赏命之说从何说起？”

“浩哥儿就是我哥哥，被你家主人陷害，现在已经押到大牢里了，秋后就要问斩，你还说和你家没关系？”小姑娘从母亲的怀里挣脱出来，流着眼泪大声地向老廖喊叫。

“你说的是那个泼皮啊！”听到小姑娘提到浩哥，老廖的脸色立刻就沉了下来，自从他遭难，他就对强盗泼皮恨之入骨。

“他是一个坐地分赃的大盗，当日里他可是在众人面前承认自己帮助了悍匪刘大巴，拿他的也是蜀都府的捕快，与我家何干？再说了，他既然是泼皮，整日里招摇过市、欺压良善，世间少一个这样的恶贼，就能清宁一分。”

“我哥哥不是大盗，我哥哥不是泼皮！”

“不是？当日里我家主人正在惩罚一个拐卖幼童的恶贼，人人都拍手称快，是你哥哥出来喊住手的，说他兄弟的事情他一肩挑了，还想对我家主人动武，这分明就是一个大泼皮！知不知道那个恶贼把幼童拐去做什么？男的卖给人家当变童，女的卖给青楼，还有的会被打断手脚，当街乞讨，最过分的就是把孩子放在坛子里养，生生地把人弄成畸形，高价卖给那些走江湖卖艺的当成奇观赚钱。这样的狗贼，我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他只被我家主人废了两条腿，哪里不对了？你哥哥的手下有这样的恶贼，就算是被砍头也不为过。”

小姑娘张口结舌，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背后会有如此凄惨的事情，看这个人满脸的激愤，不像是在胡说八道，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好放声大哭。

老妇人哆嗦着身子绝望地低声说：“作孽啊，作孽啊，早就告诉他不要和那些人搅和在一起，他就是不听，人家喊他一声浩哥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什么样的恶事都敢往自己身上揽啊！闺女，我们回去，他是罪有应得，就算是救出来迟早也会没命。”

小姑娘不愿意走，老妇人却拖着她转身离去，走得非常干脆利索。

“都说家有良母，子不招祸，家有贤妻，阖家安宁，浩哥儿虽有良母，自己却不肖，确实怨不得旁人。也罢，杀了浩哥，等于斩你全家，我去试试，看能不能将他从牢狱里捞出来，想来一顿皮肉之苦恐怕是没办法避免的。”云峥背着手，握着一卷书从院子里走出来，瞅着正在拉扯的母女俩缓缓地说。

那个女孩猛地挣脱母亲的手，跪倒在云峥的面前说：“只要你能把我大哥救出来，我做

牛做马、为奴为婢报答你。”

老妇人厉声喝道：“住嘴！你哥哥自招祸患，为了这个逆子，不能搭上你一辈子，你如果再敢说这样的话，我立刻就撞死在这里！”

听了老妇人的话，小姑娘又跑回母亲身边哀伤地哭泣。云峥则很想破口大骂，这个死老太婆舍不得自己的闺女，打算拿自己的老命威胁他，什么叫立刻碰死在这里，就不能回家再上吊吗？再说了，他什么时候要她闺女了？十三四岁的丫头，他当老师的时候放眼望去密密麻麻的一大片，看到头就大一圈，很稀罕吗？

都是自找的麻烦，主要是受不了老妇人和小姑娘的哀求。当老师当习惯了，见多了那些调皮甚至道德败坏的小子，学校准备开除的时候，立刻就会有家长钻出来祈求再给一次机会，看看那些学生犯的事情，能把你活活地气死，可是又受不了平日里心高气傲的家长几乎不要颜面苦苦地哀求，只好一次又一次地给机会，这一次也不例外。

“少爷，很麻烦的！那些人想要功劳，您不好说话！”老廖在一边小声地说。

“一字入公门，九牛拽不回？老廖，你看高那些人了，只要是公门里的事情就都能商量，这是一个人治的社会。你请这母女去门房坐坐，我去牢里看看情况。”

说完话，猴子就牵着两匹马走了过来，云峥把书收到怀里，跨上战马，在猴子的带领下冒着小雨就向蜀都城奔去。

蜀都南门外是锦江，锦江到武侯祠一带是锦官城，其西是车官城。这些地方织锦造车，属工业区，不适合居住。云家在更远一些的河边，过了武侯祠倒是一望无际的田畴，但距城又太远。只有武侯祠东面的浆洗街一带尽是茂林修竹、小桥流水的田园风光。

蜀都府衙修建得极为高大，两边站着衙役，门禁森严。云峥没打算去见鲁清源，所以就 and 猴子两人直接去了乘烟观，这里原本是一位著名军师的读书台，后人敬仰他便在这里重新修筑了这座道观，如今香火极盛，听花娘说，笑林就在这里。

乘烟观的旁边就是大牢，猴子很担心自己和云峥不能进去，但是当他将马匹寄存好之后，回来就看见云峥和牢头谈笑风生，那些节级、官营也非常和蔼可亲。

“承奉郎要见重犯，自然可以，只是这家伙到现在依然死咬着不招啊。”

“三木之下，何求不可得，诸位都是方正人士，不屑使用武周酷吏旧技，所以才有此一问。我家先生当初见到刘大巴的首级之时，虽然怒极，却也未失自家风度，晚辈这次初到蜀都还没有拜会诸位长辈，到时先惹出来一串丑事，就让诸位长辈见笑了。”

见云峥和这些人坐在公房里谈得愉快，猴子只能垂着手站到云峥的背后，这些人都是去过豆沙村的人，梁家当时就和这些人搭好了，否则，云峥空口白牙地上门，谁会理睬？

“承奉郎是否以为咱们在豆沙县还能加大一些投入？这样一来产出也会多些。”大牢的官营叫作梁赞，本身就是梁家的人，只不过不是正房的人。这是一个极为风趣的人，不长的时间里已经试探了云峥八回了，想要看看有没有独吞豆沙县生意的可能，看样子梁先生在家里的地位也是危机重重啊。

“不宜过多，绝对不宜过多，草原上的蒙洲人就只有那么多，商业上讲究一个平衡，我们如果进行掠夺式的开发，短期自然能够赚到很多的钱财，可惜到了后面就会变得无力。而交换马匹这件事，您也是知道的，这是府尊亲自看管的交易，所以不敢出岔子。”

梁赞点点头，在他看来也是如此，铁器交换战马乃是蜀都府得到战马的重要途径，出了

岔子谁的日子都不好，所以只得平息自己心中的野望。

和官营坐了一会儿，狱卒就带着云峥去了牢狱，去看看浩哥到底怎么样了。

蜀都府的捕快效率确实不低，不但将浩哥抓了进来，当日里那些逃走的花胳膊包括那个双腿已经废掉的胖子也被抓来了。

浩哥带着沉重的脚镣，脖子上夹着一个大枷，两只手从两个小洞里探出来，头发披散，满身都是鞭痕和瘀青，躺在潮湿的稻草上失神地望着那扇很小的窗户，看样子很想从那里逃出去。是啊，家里还有瞎眼的老娘和年幼的妹子，不放心也在情理之中。

“死贼囚，有官人来看你了。”狱卒拿水火棍捅了一下发愣的浩哥。

浩哥一转头就看见云峥坐在一张板凳上笑眯眯地看着他。

“你陷害我！”浩哥大叫着扑过来。云峥觉得大枷卡在脖子上一定非常的难受，因为这样的浩哥只能保持望天的姿势，铁链子被他扯得哗哗直响，他却无论如何都无法走到云峥的近前。

“你是泼皮，不陷害你陷害谁？街上走来走去的都是良善之民，陷害他们我也不忍心啊。”这里太臭，云峥拿手帕捂着鼻子瓮声瓮气地说。

一句话就让浩哥无言以对，以前说“你陷害我”这句话可以说得声嘶力竭、光明正大，那是无辜的百姓说的话。但只要把说这句话的人身份换成泼皮，这句摧人肝胆的话立刻就没了感染力，所有的人只会觉得可笑，泼皮最拿手的不就是敲诈勒索和陷害吗？如果喊得更加悲愤一点，就会有强烈的喜剧效果。

浩哥自己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大堂上不止一次地喊过、说过、叫过，可就是没人信，他的那些手下一般脑地承认事都是浩哥做的，他们好像、大概、可能、仿佛见过一个很像刘大巴的人和浩哥把酒言欢。

“你妹子……”

云峥刚刚说出这三个字，浩哥就彻底地疯了，再也不管脖子上的大枷，也顾不上脚上的铁链子，将牢门撞得咣咣直响：“我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看到浩哥的脖子和手腕子已经被刑具卡得鲜血直流，云峥等他骂累了，这才说：“你妹子……”

这三个字简直就不能提，只要提起来，浩哥就发疯，天知道他对这三个字后面的答案有多恐惧，也不知道他在心里给自己的妹子安排了一个怎样凄惨的故事，这样害怕云峥说出答案。

第四章 桃之夭夭

云峥取来水火棍，一棍子敲在浩哥的头上，终于把他打得住了嘴，扔下水火棍擦着手说：“还让不让人好好说话了！再叫唤，就把你的嘴堵上。”

重新回到了凳子上坐好，云峥才慢慢说：“你妹子和你娘一大早就去我家，要我把你弄出来，然后我就答应了！”

“这么简单？你这个畜生！”浩哥又开始发疯。

这就没办法了，云峥只有重新拿起棍子敲他，说一句话，敲一下，连续敲了七八下，这才断断续续地把话说清楚。

“就这么简单，我没有强占你妹子，也没有逼你老娘去死，就是觉得她们很可怜而已。陷害你是我一时兴起，救你也是我一时兴起，没原因，只不过陷害你的时候不需要成本，救你那是一定需要付出本钱的，您说是不是，牢头？”

云峥前面还在对浩哥说话，后面就把头转向了牢头。

“不便宜！”一直隐藏在黑暗里的牢头嘿嘿地笑着出来。

“我已经是待斩的死囚，公文此时应该已经在去京城的路上了，就算是知府也没有权力放了我，你有什么办法？我死定了！我不怨你，也不敢怨你，只求你给我娘和妹子一条活路，这样见了阎王我都不喊冤！”

浩哥终于安静了下来，可以好好地说话了。

听了浩哥的话，云峥和牢头一起嘿嘿笑了起来，云峥站起来拍着木头栅栏，感叹地对浩哥说：“如果你现在在公堂上，当然没有办法，可是你在这座死囚牢里，周围只有你一个，上不见天，只能见到地，而牢头就是这里的土地公，这是他的地盘，想要谁生，谁就能生，想要谁死，谁就一定活不到天亮。

“犯人死了，牢头会受到责罚，这是一定的。所以我们现在只需要付出让牢头不在乎惩罚的代价，你就能从死人变成活人。

“牢头！金子，还是银子？抑或是纸币？”

“嘿嘿，承奉郎是个爽快人，金子不该是我们这些执贱役的人该有的东西，银子会被人家以为是贪了官银，所以还是纸币比较好。先给五十贯，见人之后再付五十贯，官人以为如何？”牢头说得非常干脆。

“我刚才不小心在地上丢了五十贯纸币，怎么找都找不见，牢头你帮我找找，找到了就归你。”云峥说着话从怀里掏出一沓子纸币，顺手放在板凳上。

牢头拿起纸币仔细地看了之后揣到怀里笑着问：“却不知官人的亏空从哪里补？”

“既然我是来看浩哥的时候丢的钱，自然要问他补亏空。”

浩哥张大了嘴巴喃喃道：“我还不起……”

云峥笑了，笑得就像是一只刚刚偷了鸡的小狐狸，隔着栅栏拍着浩哥的脑袋说：“你还得起，你一定能还得起，自从我发现你非常在乎妹子和老娘，你就一定能还得起。”

牢头也跟着笑，摇着头佩服地说：“官人找死士的本领高强，不是世家子断无此犀利的手段。老崔我会把这件事彻底地忘掉的。”

云峥回头看着牢头说：“我一直认为良好的行业操守非常的重要。”

牢头点点头说：“小人三代都是牢头，自然明白其中的道理。”

得到了保证的云峥朝牢头拱拱手，就直接出了大牢，猴子莫名其妙地跟在云峥后面，直到出了城才问云峥：“少爷，那个牢头为什么会这么轻松地答应您啊。”

“因为我找了官营和节级作保！”

“您没有和官营、节级说浩哥的事情啊。”

“牢头看见我和官营、节级谈话，他们对我执礼甚恭，就说明我是一个有来头的人，也是一个能出得起价钱的人。至于我是什么人，你没听他刚才喊我承奉郎吗？这些人从我一踏进大牢的门，就打听清楚我是谁了，官营和节级也知道我来的目的不善，出于对鲁清源和梁家的尊敬，他们不打算收钱了，但是牢头他们的钱需要我付，所以才会打发牢头带我们去见浩哥。你只要看看浩哥关押的地方，就知道那里是不允许探望的。猴子，你以后要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再有这种事我就不出面了。”

猴子佩服地点点头，看看四周又小声地问：“您真的要浩哥当死士？”

云峥摇摇头，回头看着蜀都城的高墙遗憾地说：“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死士，所谓的死士也是最靠不住的，有多少大计就是坏在死士身上。”

“如果要去杀人，苍耳叔、你和憨牛都比浩哥靠得住。没办法，咱家被花娘害得要开青楼，咱们又不能总是寸步不离地护着她，所以就要暗地里培植一股力量。这个世上只要是青楼这种皮肉买卖，就一定会有一些泼皮和打手帮衬，要不然开不起来的，即使开起来了，生意也不会好。”

“真是麻烦，一件事情只要开了头，总是要手把手地教，就不能有个聪明些的人出来吗？”

猴子知道自己也是蠢人中的一员，嘿嘿一笑，见云峥骑着马跑得飞快，赶紧磕了一下马肚子，在后面追赶……

走的时候细雨蒙蒙，回来的时候依然是细雨蒙蒙，杏花雨已经远去了，桃花雨依旧在春风里摇曳。道路两边的桃花已经含苞待放了，星星点点的红色花蕾布满了灰黑色的枝干，枝干被春雨洗濯之后，带着花苞，有一种铁枝梅花的苍劲。

云峥不由自主地放缓了马蹄，春雨中的三里桃花，不赏可惜，渐行渐缓，最后从马上跳了下来，沿着路边欣赏这些还没有盛开的桃花。

铅灰色的云，温润的雨，含苞待放的蓓蕾，每一样都让云峥心旷神怡，不觉间就已经走进了桃花深处，有一枝桃花的枝头已经挑着一朵盛开的桃花，在蓓蕾的映衬下极具大写意之美，简单、刚劲，以后面的苍天远山为背景，构图疏密有致，这是一幅绝美的画。

当然，如果没有那个刚刚小解完，匆忙系腰带的小侍女，这幅图画就会毫无瑕疵。

小侍女捂住嘴，丫鬓头都被树枝子挂得松垮垮，系个腰带都能系错，一看就是笨丫鬟。云峥掏出刀子准备将那枝桃花砍下来带回去欣赏。